

龙船机构
DRAGONSHIP PUBLISHING

反恐作战的零距离透视
铁血男儿的饕餮盛宴

经历传奇的特种兵退役军人，又一呕心之作

血刃

姜海歌◎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龙船机构
LONG SHUAN JI GOU

血刃

姜海歌◎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刃/姜海歌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80747-912-3

I. ①血… II. ①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6573号

血刃

XUE REN

出品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选题策划 吴俊超 周海斌
责任编辑 蒋鸿雁 谢芳
文字编辑 刘爱武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责任技编 钟愉琼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7-8层 (518033)
网 址 <http://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武汉俊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0月第1次
定 价 29.8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347) 截血拼合 章三十卷

(348) 假打脚豆 章四十卷

(349) 六指铁蛋 章五十卷

(350) 港地黑鼠 章六十卷

(351) 斯拿“虎雷” 章七十卷

(352) 泰山白刃 章八十卷

(353) 杀匪林丛 章九十卷

(354) 毛拔毒蝎 章一百卷

(355) 第一张主 章一百一十卷

(356) 第一台帮 章一百二十卷

(357) 旗基空野 章一百三十卷

(358) 料对天去 章一百四十卷

(359) 分 司

目 录

CONTENTS

楔 子 (001)

第一章 王牌较量 (002)

第二章 诱敌计划 (012)

第三章 劫机事件 (027)

第四章 离奇死尸 (038)

第五章 雪野追踪 (054)

第六章 识破诡计 (065)

第七章 智斗暴徒 (071)

第八章 病毒调查 (081)

第九章 阴谋酝酿 (091)

第十章 毒气袭击 (104)

第十一章 水上追击 (121)

第十二章 敌后渗透 (134)



血刃

| | |
|-------------------|-------|
| 第十三章 仓促成婚 | (147) |
| 第十四章 复制计划 | (154) |
| 第十五章 置身虎穴 | (163) |
| 第十六章 层层试探 | (176) |
| 第十七章 “雪虎”参战 | (192) |
| 第十八章 死亡山峡 | (199) |
| 第十九章 丛林刺杀 | (211) |
| 第二十章 棋逢对手 | (221) |
| 第二十一章 生死一搏 | (232) |
| 第二十二章 塔台一战 | (242) |
| 第二十三章 秘密基地 | (249) |
| 第二十四章 生死抉择 | (257) |
| 后 记 | (266) |

| | | |
|-------|-------|---------------|
| (100) | | 千 翼 |
| (106) | | 林 朝 王 第 一 卷 |
| (110) | | 倪 宇 浩 第 二 卷 |
| (120) | | 肖 宇 浩 第 三 卷 |
| (120) | | 王 宇 浩 第 四 卷 |
| (124) | | 王 宇 浩 第 五 卷 |
| (126) | | 王 宇 浩 第 六 卷 |
| (136) | | 王 宇 浩 第 七 卷 |
| (140) | | 王 宇 浩 第 八 卷 |
| (140) | | 王 宇 浩 第 九 卷 |
| (144) | | 王 宇 浩 第 十 卷 |
| (151) | | 王 宇 浩 第 十 一 卷 |
| (151) | | 王 宇 浩 第 十 二 卷 |

楔子

他们从未被世人所注视，但是他们依然执著，毫无理由地执著；
他们在沉默中燃烧生命，照亮共和国崛起的崎岖坎途；
他们宁愿承受最丑恶的野蛮；
他们将自己最真挚的感情隐藏在冷酷背后；
他们从不停息，从不等待，从不疲倦；
他们从不后悔，绝不埋怨，永远不变；
他们也许会忐忑，但决不停留，付出了，便无所谓拥有；
他们用一生完成一个誓言，用一生去鉴证——忠诚！





第一章 王牌较量

“咕噜，咕噜！”卢刚拉开吉普车车窗，“扑”的一声喷出了和着泥沙的茶水，这才继续灌了几口。尽管这东西根本不能称之为茶水，但总比干着强。随着液体的滋润，他感到声带又能发声了：“鲁班长，我在机关也干了三年了，怎么从没见过你？”

四级士官绝对是个值得所有军人尊敬的老兵，将军的军衔标示着他的才干，士官的军衔则向人们倾诉着奉献。

士官熟练地操控着汽车在这条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颠簸。汽车前挡风玻璃上已经落了一层厚厚的黄土，士官打开雨刷看了一眼前面的道路情况：“卢参谋，我这是临时抓的差事。原来的司机家里有急事回去了，这才把我从警通连临时借调到作训处。”

吉普车的速度很慢，在这个地方任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都只能与他们几百年前的“祖先”以几乎相同的速度行驶。W地区在祖国的地图上几乎只是个黑点，这里与毛乌素沙地接壤。大约十年前，当地最后一批居民发现他们的土坯房在一夜之间几乎全被沙土所掩埋，之后，他们不得不收拾起被城里人称为“破烂”的家当，告别了这块先辈埋骨的土地。三年后，S军区的一位首长途经这

里,看到被狂风侵蚀出的独特地貌,大为震惊。在这块不足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沟壑纵横,山丘叠嶂。一条看似不起眼的峡谷,内里却另有乾坤,一个装甲机步团可以悄无声息地完成隐蔽,再从另一端的出口突现敌后。在随后的几年中,S军区成功地在此进行了数次军、师级别的实兵对抗演习。随着大批部队年复一年的到来,原本荒无人烟的地方也渐渐有了生气,附近几个自然村的经济状况在士兵充裕的购买力下有了显著改善。村子里的房子竟有了逐年扩大的趋势,原因很简单,当兵的来了,多数寄宿在老乡家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他们走时要给予一定的“补偿”。久而久之,这里的老百姓也对部队生出了一种特殊的情感。

“嘎!”鲁士官一脚刹车,卢参谋赶紧用手捂住鼻子,比面粉还要细上三分的尘土随即飞往车内。士官把头探出车外,说:“老乡,把你的羊赶赶。”

路边的汉子用手在脸前扇乎着,听到军人的喊声,他快步走下斜坡,不顾身后紧随而至的尘土大声喊道:“额说你们这当兵的做甚呢,把个车开得飞快,惊慌了额地羊,额婆姨和额娃可吃甚呢!”看那汉子的神态,好像这路是他的一样。

车内的两个军人没有动怒,他们知道,在这里羊是当地人最为宝贵的财产,一家人一年的吃穿花用,都要靠着路面上的这些羊来解决。他们把羊看得像命一样金贵。

士官二话没说赶紧开门下车,卢刚也同时打开车门。突然,路边的土地里站起四条身影,卢刚的手还没碰到腰间的枪套,一个加装了消声器的黑洞洞的枪口已在他眼前晃了两晃。随即,又有一人伸手撕掉了卢刚右胸前蓝军的三角形标志,说道:“兄弟,根据演习规则,你现在是我们的战俘。”

士官眼前的放羊汉子“嘿嘿”一笑:“头,以后咱们转业了应该投身演艺事业,准红!”说着,他抬手撕下鲁士官的胸条。

身穿数码荒漠迷彩的灰头土脸的人按下了卢刚即将举起的双手,说:“兄弟,不过是自己人玩玩,别当真。这个动作咱们都讨厌,算了。”这时,他的右手画了一圈,随着这个动作,又有数条身影从隐蔽点现身出来。这个人按住胸前的对讲机通话键:“换蓝军的衣服,五分钟后出发!”

看着眼前的一切,卢刚不禁感到一阵气结。自己好歹也是陆院的优秀毕业生,好歹也是干了三年的侦查参谋!他看了一眼对方的隐蔽点,这些人分明是





在此等候多时了，自己一头扎进了伏击圈不说，不到十秒就被解除武装，这叫什么事呀，传出去的话，自己只能找块豆腐撞死！

“兄弟，你们在这潜伏有段时间了吧？”

正忙着换衣服的放羊汉子微微点头。

“这几天从这路上过的车不少，你们干吗单单选我的车？”

放羊汉子没说话，抬手指了指竖在吉普车后面的天线：“大部队咱没这么好的胃口，一般的人咱没兴趣。你这通讯参谋不大不小，正可口。不好意思，算你倒霉！”

望着绝尘而去的刚刚还属于自己的车，卢刚不禁发出一声叹息，转头对鲁士官说道：“鲁班长，咱……”他无法相信地看着自己身边的士官。而士官则面带微笑地回看他，说：“卢参谋，被他们俘虏，一点儿不丢人。”

“我操！”卢刚不顾身份地骂开了。确实，被俘虏了还不觉得丢人，如果自己对面站着的是个干部，别管他是什么军衔，卢刚肯定会给他一记直拳。

士官若无其事地拍了拍卢刚的肩膀，说：“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他们是军中精英，陆军的骄傲！还不明白？”士官看着一脸茫然的卢刚再次微笑，他从头上摘下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土，继续说：“05单位总听说过吧，就是他们。哼哼……”士官发出一阵冷笑，紧接着从他的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等的就是他们！”

一架经过改装的伊尔76运输机正盘旋在战场上空，从12000米的高空向下俯视，令张健明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作为“雪虎”的第三任指挥官，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前辈们无法企及的。他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设备，他有从地面到空中的各种侦查手段。但，最关键的是，他有一群世界上最优秀的手下。

“老板，邮差发回信息，邮件已经上路！”

“嗯！”张健明满意地笑了笑，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告诉邮差，一切按计划进行。通知鼯鼠、蜂鸟和医生，务必保证在明天凌晨一时到达预定位置！”

演习代号“惊雷”，参演部队为S军区的A师和D师，两支部队同样是先期实施换装的数字化部队，两支部队同样是S军区的王牌。王牌对王牌，套路几乎相同，招数彼此都一清二楚。演习导演部的将军们觉得如果不来点新意未免有些作秀的嫌疑，所以军区的杀手锏部队被派到了战场上。

“我们的出现，在这样一个双方对峙的情况下，对D师有些不公平。”张健明

看着自己对面的陈林。“公平？”陈林笑了，“战场上本来就没有‘公平’二字可言。战争的意识形态早已把它的规则定义在两个字上。”

“诡诈！”张健明接口说道。

“所以，D师应该想到在这种时候会出现意外。如果他们想不到，只能证明他们还没有真正了解战争。让你们上课，总比从敌人身上学习来得好些。”

所以，张健明和他的“雪虎”意外地出现在了这里，意外地开始了他们的突袭行动。目标：D师指挥部；任务：彻底摧毁D师的指挥。

时针按照自己的规律行走，凌晨时分是一天中人最疲倦的时刻。根据生理学的解释，人在经过了一天的劳作之后，肾上腺素的分泌在晚21时直至次日7时进入一个相对的低潮期，而凌晨一时则是这段低潮期中最低谷的开始。

“头，把咱们浪费在这里，根本是白痴的选择嘛！”

毒牙继续用望远镜观察着四百米开外的D师指挥部，听了扳机的话，他微微移动了一下位置，说：“老板肯定不是白痴，他这么做肯定有原因。”

“对！”扳机向左动了动几乎僵硬的下肢，接着说道：“其实原因很简单，他恨我们。”

“恨我们？”

“没错，你的指挥比他更完美，所以他心理极度不平衡。”

“哼！”毒牙轻哼一声，“上尉，他恨的是你，特别是你这张臭嘴！你说我如果把你刚才的话告诉老板，他会不会让你去打扫厕所，顺便让你把所有的马桶舔干净。狙击手，报告位置！”

夜鹰抬头看了一眼天空中那冷冰冰的月牙，才探出右手把瞄准镜上的手轮略作调整，说道：“毒牙，狙击手就位，撤离路线清洁。完毕！”

“臭嘴，你做尖兵！”毒牙说着，慢慢向后一点一点地移动身体。

“老大，报复也不用这么快吧，这痕迹也太明显了。”

“我知道你看得出来，所以我才这么做。各组注意，开始行动！”

四名哨兵尽忠职守地在寒风中守望在自己的哨位上，黄土构筑的坡地在他们四周绵延伸向远方。从到达这里的那一刻，他们就能清楚地感到自己全身的血液似乎要冲破血管的束缚，身上的迷彩服掩去了年轻的身躯，却无论如何





也掩不去那颗躁动的心，钢枪、弹匣在手中变得滚烫。战争是男人们的梦想，他们可以在这种残酷中学着长大。他们憧憬着，在钢铁与血肉的世界里找到祖先留下的原始血脉。带着这个梦想，他们走进军营，他们穿上军装，他们与艰苦、寂寞为伴。他们很快便明白了，他们如同自己的前辈一样，终其一生，也许永远无法面对战争，但是，他们依然谨守誓言，依然在孤独中等待。他们是一幅凄凉而壮美的画卷：军营，黄土，残月，士兵！

汽车发电机的轰鸣把哨兵的目光引向远方，由于实施了灯火管制，他只能在伸手难见五指的黑夜里凭借听觉搜寻目标。

“7点钟方向！”哨兵低声向战友们说道。他身后的几人立即进入警戒状态，靠近大门左侧的机枪阵地上同时传来枪栓的摩擦声。看了一眼身后已经布置妥当，哨兵快步走出哨位，右手握枪，左手向前打出停车手势。

吉普车缓缓停在距离哨兵几米远的地方，一个黑影下车后快走几步到哨兵跟前。哨兵左臂平举，手按护木行了枪礼。少尉回礼后从上衣口袋里拿出证件递过去，说：“紧急情况，红方特战部队已经接近我军指挥部。”

“什么！”哨兵猛然抬头，“他们在什么位置？”

“我们就是。”话音没落，吉普车副驾驶位置上突然传来一声闷响，与此同时吉普车两侧突现数条黑影，黑影手中的微声武器接连发出“噗噗”的响声。四名哨兵与机枪上的正副射手胸前的红灯连续闪烁。

少尉笑着拍了拍哨兵的肩膀，他们身边数条黑影鱼贯而过，甚至没有多看一眼这些还不明所以的“死尸”，直奔他们的第一目标全速而去。

“云豹、扳机通讯设施！”

“其余人，指挥部。三分钟，开始清场！”

攻击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整个营地静得可怕！

从林立的天线和门前的哨兵中，毒牙很快确定了指挥部的位置。100米，50米，30米。

“任务终止，任务终止，各组向A线路掩护撤退！”毒牙的命令在耳机中回响，与他声音同时响起的还有03式步枪清脆的枪声。

“9点、11点方向！”飞刀和卡特同时朝着两处不断射击。两枚烟幕弹从毒牙和耗子手中分别飞向两侧。

“夜鹰,开辟通道。其余……”

“好你个毒牙,反应够快的。”以前雪虎分队的“胖子”,现在的黄营长在营地东面的土坡上“欣赏”着他的杰作。

“告诉三连堵住西侧的出口,一连三排和二连二排守住阵地。其余部队,在左翼给我钉死他们!”

战争就是这样,谁犯的错误少一些,谁就是赢家。黄营长用一个假冒的指挥部成功地吸引了雪虎这支王牌,可是他却没有正确估计对手的作战力。一只被困在陷阱中的老虎,杀伤力格外惊人。就在D师师侦营的陷阱里,此时已经分不清敌我,白色、紫色、黄色的烟雾腾空而起,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的视线。步兵们手中轻武器的射击效能被降到了最低。

“哒哒哒!”云豹打出一个点射,烟雾中立刻出现两盏闪烁的红灯。身边的扳机突然碰了他一下:“豹子,咱们往10点方向突进。”

云豹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一眼,就在距离他们几十米的地方,几道枪口焰透过烟雾不断闪烁。

“我掩护!”说着,云豹拨动步枪保险,一串长点射了出去。随着一阵“噗噗”声,扳机起身朝着10点方向跑了十多步,随即旋身卧倒,手中步枪连发射击。不用多说,云豹起身便走,快步越过扳机以后,对着那几道枪口焰的方向,再次射击。

“后面,在咱们身后。”烟雾中不知谁喊了一声,那几道火光戛然而止。一秒钟后,战士们便转身持枪向着自己身后射击。

“烟幕弹,最后一个!”说着,一团紫色烟雾在云豹和扳机身前升起。

“该死!”黄营长一拳狠狠打在地上。他曾经是雪虎的一员,很清楚这些战友们的习惯。与敌交火的时候,这些陆军精英一般不会使用长点射。第一,由于作战性质的作用,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一般不可能携带很多弹药;第二,短点射更容易保证射击精度,同时可以在不方便通话的时候让同伴知道自己的位置。可是现在呢,下面的假目标里几乎全是步枪连射的声音,初始还有几声不一样的声音……黄营长很清楚,这些“敌人”有效利用了烟幕弹和自己手下战士缺乏战斗经验的条件。他们的做法很简单,不断变换射击位置在狭小的空间里完成穿插。办法很简单,却非常有效。自己手下的战士被过度分泌的肾上腺素搞得不知所以了,他们在这种视线不明的情况下肯定是先开枪再问对面的是谁。





血刃

“命令部队停止射击！”

通讯员朝着对讲机喊了几嗓子以后，射击声停下了。营地里又恢复了战斗前的宁静，一声枪响也没有。

“命令三连立刻向西北组织追击！”说完这些，黄营长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不能说自己的手下无能，他们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但是，用血换来的经验是他们缺少的，也是致命的。

“向师长报告，A师特战部队被截击，敌残部向西北方向退却，我部正在组织追击。其余各部，随我向西北继续全力追击。告诉三连长，一定要小心他们的陷阱，再出什么纰漏，他自己去跟师长解释。”黄营长转身快步走下山坡，登上自己的指挥车。

刘琨眯缝着眼睛望着火光烟雾升起的方向。说实话，从这次演习开始他就憋了一肚子火。同样是甲种师，同样是数字化部队，凭什么A师就是红方，自己的D师就是蓝方。章副司令员嘴上说各显神通，可是在他们这些老军人的印象中，蓝方和红方，蓝方是理所当然的败方。特别是“雪虎”的加入，更是火上浇油。一个装甲旅给自己，能补偿自己心理上的失落吗？

“扯淡！对面就是只真老虎，老子也要拔它几根虎须！”刘师长的口吻间带着怒气，眉目间带着杀气。自己的爱将，师侦营黄清在接到战情通报的第一时间就断定，雪虎肯定把D师师指作为首选打击目标。剑走偏锋，奇兵制胜，这是雪虎的一贯作风。所以，刘师长同意了爱将的战术，在距离自己指挥部仅一公里半的地方设置了一个假目标，一个假师指。

刘师长侧身对身边的警卫说：“呵呵，看来不单是虎须，可以用虎骨泡酒了。”说到这里，刘师长的眼睛里闪烁着许久未见的神采。

“命令，左翼、右翼两翼集群向各自方向发动攻击，务求牵制敌两翼部队。中央突击集群，向337.58高地发起突击，凌晨四时以前必须占领敌主阵地。同时，导弹旅和炮团对一号、三号目标实施两个基数弹药量的火力覆盖，务求摧毁敌重装部队。命令空军配合中央集群的进攻时间，提前完成主阵地的表面清除，为突击扫清障碍。”想了想，师长继续说道，“命令黄营长，必须给我带几个活的回来，我倒要看看，这些被吹上天的特战精英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去吧！”

“是！”

D师刘师长的眼睛依然保持着刚才的方向。如果可能,他真的很想会会这些敢于千里杀阵、入虎穴斩敌酋的后辈。他自认不是个保守的人,他知道世界军事变革中,特种作战很快就会在小规模冲突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真正的战争中特种作战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仅仅是战术性作用。对于一场真正的战争来说,主导其胜败的因素还是自己手下这些战士。想到这里,刘师长的脸上不禁露出几分微笑。

“毒牙,全队到齐。”

“嗯!”毒牙看了一眼吁吁带喘的队员们。雪虎分队在陷阱中安全逃出包围,仅此一项便足以令他们傲视当代军界。敌人几乎分毫不差地计算出他们的目标、行动时间,为此,他们精心设置了这个假营地。但是,这群在战火和黑暗中蹒跚而行的战士,在人数、火器、地形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全身而退,想到这些,看着眼前这群与自己生死与共的人,毒牙几乎忍不住要发泄心里激荡的兴奋。他不能,任务还在继续。毒牙眼神冰冷地看着从西南而来步步紧逼的对手。他清楚地知道对面是谁在指挥,所以,自己的行动几乎没有丝毫隐蔽性可言。所以,这次的任务非雪虎分队莫能担当。

“夜鹰,转向东南四度方位,前进400米设立狙击阵地,结束阻击任务后,到C点汇合。”

“夜鹰明白,转向东南四度设立狙击阵地,C点汇合!”

“云豹,你和扳机、卡特在西南六度设计陷阱,配合夜鹰展开阻击,然后转向C点与我汇合。我要追击部队,在C点之前至少损失三十人!”

云豹挠挠头,说:“至少三十人,你就不怕胖子见了咬你?”

D师侦察营三连紧紧追在雪虎分队的后面,最前方尖兵班小心翼翼地搜索着前方一切可疑的地方。雪虎分队全身而退,营长没说什么,可是连长那脸色简直能杀人。三连是侦察营的尖刀连,居然连八个人的分队都留不住。最丢人的是,居然自己人打起了自己人。连长说得清楚,再把活干砸了,全连找地方上吊。二班长方劲憋着一肚子火,看什么都别扭,说起来自己也是佩戴闪电利刃标志的侦察兵尖子,一场仗下来,怎么看怎么觉得自己像个小丑。

“狗日的,戴文,你不会轻点。”

负责右翼的戴文活动了一下脚腕,没说什么。他甚至没看班长一眼,仗打





成这样，自己还能说啥？

看着对方有些萎靡的战士，扳机心里不禁突感酸楚。从战斗开始，他们便是注定的输家。但是，即使是让最挑剔的人来考察这些战士，相信他们的成绩也一定是优秀。组织有序、令行禁止、战术配合都无可挑剔，但是，他们毕竟只能从训练中模拟战争，这样就和自己这些人有了本质的区别。雪虎分队中的所有队员都是从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人，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对于自己来说像呼吸一样自然，自己的所有反应，所有动作甚至不需经过大脑。而对方只能想象训练中的做法。这就是区别。

扳机碰了碰身边的卡特：“咱们是不是打得太狠了？这么干，会把他们的信心打没的。”

卡特轻轻叹息一声。作为现在雪虎分队最老资格的队员，他又何尝不知道信心对于一个战士到底有多重要，可是，这是演习场，也就是战场，就像老首长说的那样：“让你们上课，总比从敌人身上学习来得好些。”残忍是战场上唯一的信条，不相信残忍就是把自己交给死神。

方劲骂了一声后就不再说话，就在这时，耳机里传来连长傅学兵的声音：“方劲，你他妈鬼叫个球，担心枪子找不上你是不是？”方劲在平时可是连长眼里的红人，可到了连长生气的时候，他就成了出气筒。原因说起来很可笑，因为他们俩的关系铁得像亲兄弟，到了战场上，也只有这种张嘴就骂，挨了骂还像没事人一样的同伴最值得信任。在老百姓眼里，也许这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但是，军人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揣摩对方的心思，他们就是这样的粗线条，就是这样耿直的一群人。他们信奉一句话：松是害，严是爱！

卡特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一名战士从自己身前几米的地方经过，他就像这块土地上一个常见的土包一样，纹丝不动，看着“对手”的尖刀班全部经过以后，这才连续按下两次对讲机的净噪按钮。这样距离他们大约三百米的云豹便能知道，“猎物”已经到来。

夜鹰眼睛上的夜视仪让他觉得有些瘙痒，这也是他一直不喜欢在夜间行动的时候戴夜视仪的原因。听到卡特发出的信号，夜鹰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他现在处于云豹和卡特之间约三十度角的位置，从这里他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到“猎物”，还能观察云豹等人的一举一动。按照自己以前的想法，狙击手这个看上去枯燥无味的职业实在不是自己的夙愿，可是，当真正了解了它的时

候,夜鹰便再也舍不得自己手里这杆其貌不扬的85式狙击步枪。这种步枪最初型号生产于1979年。在上世纪70年代的那场南疆之战中,我军第一次开始注意狙击手的专用武器。可悲的是,在经过大动荡的年代后,我军的战术思想明显落后于当时的世界。在此前提下,我军也没有专供狙击手使用的武器。在那场冲突中,我军利用缴获的俄制德拉戈诺夫狙击步枪,在1979年仿制出了我军第一支专属狙击手的武器,并在1985年正式定型。虽然从外形上很难分辨两者的区别,但85式狙击步枪的精度要优于79式和德拉戈诺夫狙击步枪。最让夜鹰满意的还是其在600米的距离对人胸目标的杀伤概率高达80%以上,在步兵作战通常小于400米,绝大多数在200米以内的距离上对人胸目标的杀伤概率可达95%以上,特别是使用53式钢芯弹后,对目标的穿透力和杀伤力绝对会让所有的使用者感到满意。

夜鹰的手指轻轻滑过冰冷的枪身,冰冷却有着他自己内在的跳动。这是枪手与武器之间的交流,这是一种长久磨合之后的信赖。每当自己把它握在手里,便可以感到安全和温暖。此时,瞄准镜已经罩定了一名在队伍最前方搜索前进的士兵。突然,夜鹰全身没由来地一震,然后慢慢地将步枪向下移动了30公分。刚才瞄准的位置,正是那士兵头上的军徽。

“夜鹰,我是云豹,消灭那个带队士官。”

云豹的声音从耳机里传出,夜鹰随即将枪口指向了尖兵身后约五米的那个人:“云豹,夜鹰已锁定目标。”

“干!”

“班长!”刘军看到方劲身上红灯闪烁,他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声音还没落下,他的红灯也开始了连续闪动。

“狙击手,散开!两点方位,扇形扫射,火力覆盖。”副班长严家文在听到刘军声音的同时就知道完了,两人全完了。他按照指挥秩序发布命令的同时,自己也连续两次移动位置,手里的95步枪朝着两点方向连续射击。就在这同时,班里剩下的10支武器几乎全部集中到了一个方向,曳光弹随即交织成一片火网。

“哒哒哒,哒哒哒……”连半分钟都没用,尖兵们的身后传来了机枪连续不断的射击声和步兵们突进时的脚步声。

“三班,右翼支援到达!”

“一班,右翼支援到达!”





第二章 诱敌计划

就在夜鹰枪声响起的同时，分守二班两翼的三班和一班立即以半弧形的散兵线向二班正面11点到1点位置开始了覆盖性射击。卡特和扳机伏在伪装网下，静悄悄地看着他们向前快步推进。

“闪光弹！”卡特说了一声，和扳机同时向着自己前方掷出两枚墨绿色闪光弹。随即，两人手中加装了消声器的03式步枪对着身前的人群连续发射。在微弱的“噗噗”声中，一片光斑的侦察兵们纷纷中弹。

“卡特、扳机，我是云豹，向我方撤出！”

三连傅学兵赶到的时候，手下“牺牲”了的战士们正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演习已经结束了。

“方劲呢？”

透过覆盖了面部的迷彩油，方劲依然能知道连长现在的脸色。他耷拉着脑袋从“死尸”中站出来快走两步到傅学兵跟前：“连长，我……”

傅学兵用阴冷的眼神看着自己的二班长，说：“滚，我不和死人说话！”方劲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指导员快步走到两人跟前，说道：“连长，这怪不得二班长。咱们的对手